

有關新發現的曜變天目破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與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共同研究之展望

■ 小林仁著、黃雯瑜譯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和國立故宮博物院以學術交流及展覽實績為基礎，並以促進臺日文化、藝術交流並強化兩館間的展覽、研究、教育推進等合作關係以及深化雙方友好關係為目的，於2017年8月21日締結合約，成為實質姊妹館。兩館為求更進一步的學術交流，因此共同進行「有關清宮傳世瓷器的研究與修復」之研究。此係以伊萬里瓷器、黑釉瓷器、汝窯瓷器、鈞窯瓷器等主題為中心，進行清宮傳世瓷器及相關作品的學術研究、科學分析、修復等，以新的角度深化清宮傳世瓷器的理解，作為今後推動展覽、研究、教育普及等的基礎。作為此共同研究的一環，今年6月28日在故宮南院舉辦的工作坊，即以本館館藏伊萬里瓷器的科學分析和修復成果為中心，公開有關伊萬里瓷器共同研究的成果。

本文介紹此次共同研究的主題之一，即有關黑釉瓷器的重要新發現，¹同時展望未來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和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共同研究。

有關新發現的曜變天目片

始末

2000年以後，南宋都城臨安所在地的杭州，在中國陶瓷史上持續有重要的發現。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包含被認定是修內司官窯的老虎洞窯遺址在內的南宋（1127-1279）臨安城遺跡考古發掘成果。除正式考古發掘外，隨著杭州市內都市開發工程而出土的文物亦不在少數。出土自南宋臨安城的宮廷相關遺址的陶瓷器片資料，本質上乃是與窯址出土的各種廢棄品截然不同的完成品，且是當時南宋宮廷及官衙等所使用的宮廷用器，排除「並未真的流傳至當代」及「已成為碎片」等兩個因素，可說具備

著等同於傳世品的資料價值。此外，它們還具備傳世品中未見的種類和器形，以及碎片始能進行的斷面觀察，從各層面來說皆具有高度學術價值。

最具象徵性的，是筆者很早即獲得調查機會、於2009年被發現的原杭州東南化工廠遺址出土的曜變天目（茶碗）破片。²（圖1）曜變天目的傳世品，包含日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東京）、藤田美術館（大阪）、以及大德寺塔頭龍光院（京都）所藏的三件，而且三件都被指定為日本國寶。（圖2～4）原杭州東南化工廠遺址出土的曜變天目則是中國出土的首例，出土地點亦被認為即是南宋「都亭驛」遺址；另外，

伴隨出土的資料尚包含刻有宮殿名款的定窯白瓷破片，由此看來顯然出自南宋宮廷相關遺跡，並可窺見非常重要的一點，即曜變天目曾被帶入南宋宮廷。

筆者持續關注、研究這批杭州出土的天目資料過程中，2017年3月中旬得知杭州又發現了曜變天目碎片。³同年7月，筆者協同謝明良（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終身特聘教授）及森達也（沖繩縣立藝術大學教授）兩位，在收藏者的協助下親眼得見這項資料並進行調查。2017年10月，復協同國立故宮博物院余佩瑾處長等人，在鴻禧美術館的協助下，於該館以顯微鏡觀察並攝影。2018年4月，筆者協同國寶曜變天目典藏機構——靜嘉堂文庫美術館長谷川祥子主任學藝員，以及龍光院的小堀月浦住持等人，再度得到實際觀察的機會。同月又與一直企圖再現曜變天目的瀨戶陶藝家長江惣吉先生一起進行了調查。

特徵

新發現的曜變天目除去內側及圈足部分，是器壁已缺損約三分之二的破片。（圖5）觀看當初的照片可知，是由當時發現的兩個破片接合起來的。很幸運地，器體內側和圈足保留下來，可以獨立視為一個茶碗。器形和其他曜變天目同為典型的天目形，口緣部分由窄而往外敞開，即所謂「斂口」。實際上，若與三件國寶和2009年杭州發現的物件尺寸和重量（表一）相比較，高度、口徑、足徑等，皆不出既存四例的範圍，重量是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品的約一半（51%），若考量缺損的部分，這應該是妥適的數值。從尺寸及重量來看，與既存四個例子的條件是符合的。成形細緻的圈足，也是既存的曜變天目特徵之一。至於圈足的露胎部分，與含鐵量高的建窯胎土以還原氣氛燒



圖1 南宋 曜變天目片 原杭州東南化工廠遺址出土 古越會館藏 作者攝

表一 曜變天目尺寸和重量一覽

作者製表

典藏地點	高 (cm)	口徑 (cm)	足徑 (cm)	重量 (g)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	7.2	12.2	3.8	276
藤田美術館	6.8	12.3	3.6	250
龍光院	6.4	12.2	3.8	未公開
古越會館	6.8	12.5	4.2	208
述鄭齋	7.0	12.1 (推測)	3.8	140



圖2 南宋 曜變天目（稻葉天目） 日本國寶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 Seikado Bunko Art
Museum Image Archives / DNPartcom



製後呈現灰黑色狀態一致。另外，露胎部分有凹凸坑洞、發泡痕明顯可見，則是其他曜變天目所幾乎未見，但這可能是轉換成還原氣氛的時機差異所引起，⁴與胎土本身的粗糙或細緻無關，從斷面部分的狀態來看，其胎土質地與三件國寶和既存的出土例沒有太大的差異。

釉藥方面，除了外側圈足露胎部份稍有積釉且較厚，觀察斷面約有1公釐或者更薄的釉藥，這點在早先杭州出土的例子中也可以得到確認。釉色因受胎土顏色的影響，整體看起來是黑色，口緣釉藥較薄的部分帶著綠色，即接近日本所稱的「蓼冷汁」（中國稱茶葉末）的發色。

至於最重要的斑紋和光彩方面，與其他曜變天目相比則十分低調，大小斑紋和藍色為主的光彩，基本上具備了三件國寶曜變天目共同的、

南宋時代建窯曜變的特性。窺見內壁的時候可以發現大小橢圓形的斑紋。斑紋的全部或斑紋內部分有多處灰白似雲霧狀結晶之物，與其他的曜變天目雖有程度上的差異，但已是被認定的現象。⁵也可以看到部分藍色光彩形成灰白色斑紋的輪廓，這種狀況與既存例子中的藤田美術館藏品類似。藍色光彩時而成為斑紋的輪廓，時而僅見些微光彩，另外還有部分藍色光彩形成於斑紋內，是目前現存例子未見的。這可說是釐清斑紋和光彩兩者間形成機制的有趣資料。另外，碗的外側也有些許相同的斑紋和光彩。既存例子中，藤田美術館藏品及原杭州東南化工廠遺址出土例在碗的外側有許多的斑紋及光彩，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品也有少部分。

更早發現的原杭州東南化工廠遺址出土的例子，僅見少許使用痕跡，是相對乾淨的狀態。



圖3 南宋 曜變天目 日本國寶 藤田美術館藏
作者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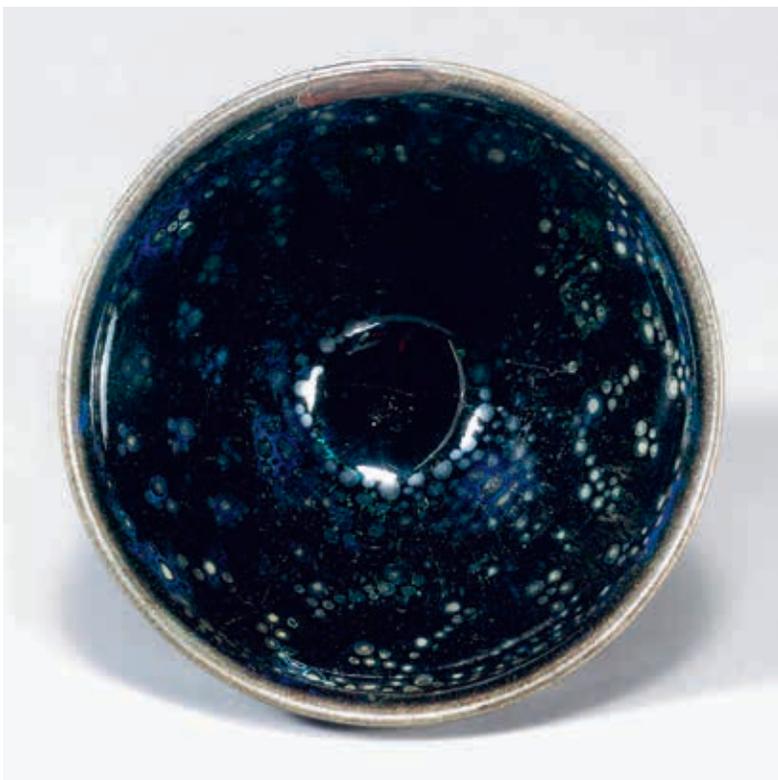


圖4 南宋 曜變天目 日本國寶 龍光院藏 取自嶋田英誠、中澤富士雄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6・南宋・金》，東京：小學館，2000，頁250，圖版93。



圖5 南宋 曜變天目片 傳杭州出土 述鄭齋藏 作者攝

而此次的例子碗內壁有使用過的痕跡，且有細微的開片。傳世曜變天目中皆有這種使用痕跡及細微的開片，僅在程度上有差別，去年在京都國立博物館的展示中，筆者也特別確認了龍光院的藏品，其內面有許多細微的開片和使用痕。有關使用痕及開片的問題，尚須考量茶筴等攪拌道具及保存方式等各種要素。

意義

杭州作為南宋的都城臨安，出土第二例曜

變天目，代表的意義極大。長期以來曜變天目的傳世品僅存在於日本，因此有人提出中國將曜變天目斑紋及光彩等「窯變」現象視為不祥之兆因而忌諱之說。⁶但是在杭州發現的兩例曜變天目碎片，若以其出土地點被視為宮廷相關遺跡，以及其共伴遺物的特性等來著眼考量，原存在於南宋宮廷的可能性相當高，由此也完全推翻了中國視曜變天目為不祥之物、因此僅存在於日本的說法。甚至可以推測，傳世於日本的國寶曜變天目曾經存在於南宋宮廷。

有關包含曜變天目的建盞等「唐物天目」名品東傳日本的時期，如同研究者所指出的，晚於製作年代的可能性很高。⁷ 記錄明代和日本「勘合貿易」的《大明別幅並兩國勘合》中，記載著明成祖永樂四年（1406）正月16日賜給「日本國王源道義」，即室町幕府三代將軍足利義滿（1358-1408）「黃銅鍍金廂口足建盞一十箇」，⁸ 謝明良教授指出，此處的建盞很可能是宋代的「古物」，而其中很可能包含曜變天目，其觀點十分值得關注。⁹

結語

本次介紹的傳杭州新發現的曜變天目破片，與2009年發現的資料同樣並非出自正式的考古挖掘，因此不可否認的，作為學術性資料的價值有其侷限。但是，由於它與日本傳世的國寶曜變天目及2009年杭州出土品，在根本上有共通要素，現在已知的範圍，可以正式認定這件新發現是南宋時代建窯曜變天目的第二件破片，也是包含傳世品在內的第五件曜變天目。

雖然具體的出土地點不明，但據說與原杭州東南化工廠遺址所在地相距不遠，而且同時也發現了有「坤寧殿」刻銘的高麗青瓷片。不論如何，如同更早在杭州所發現的曜變天目片，出土地點為南宋宮廷相關遺跡的可能性很高，這是一項重要證據，顯示出珍奇的曜變天目應是進獻給當時南宋宮廷的。

今後，作為國立故宮博物院與本館共同研究的一環，預計在收藏者的協助之下，使用國立故宮博物院最先端的機器做科學分析，並將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清宮舊藏的建窯產天目和本館的國寶油滴天目茶碗等做比較、考察進行綜合性調查研究。透過今後的分析及研究，期待可獲得得以解開曜變天目之謎的重要線索。

相信這項共同研究，是透過古代陶瓷科學分析建立起清宮舊藏品及日本傳世品的一個新的研究典範。

作者為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代理學藝課長
譯者任職於本院教育展覽處

註釋

1. 本研究接受 JSPS 科研費 JP17K02341 補助。
2. 鄧禾穎，〈南宋早期宮廷用瓷及相關問題探析——從原杭州東南化工廠出土瓷器談起〉，《東方博物》，2012年42輯，頁16-24。此外，有關本項資料尚有以下論考；方憶，〈杭州新發見的曜變天目について〉，《聚美》，5号（2012.10），頁86-89；水上和則，〈南宋古都杭州出土の曜變天目〉，《聚美》，5号（2012.10），頁90-95；小林仁，〈新發見的杭州出土曜變天目茶碗〉，《陶說》，716号（2012.11），頁40-43；小林仁〈南宋宮廷の一瞬曜變——新發見的杭州出土「曜變天目茶碗」〉，《典藏古美術》，2012年243期，頁182-185；水上和則，〈杭州出土の曜變天目〉，《人文科學年報（專修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43号（2013.3），頁193-220。
3. 杭州發現曜變天目第二例的訊息，在部分研究者和愛好家間已成為話題。沖繩縣立大學森達也教授是在日本很早接觸到相關情報的一位，參見森達也，〈天目とは何か〉，《炎芸術》，131号（2017秋），頁82。另外，中國的菩提高樹（部落客名）則於2017年9月18日在自身的部落格上刊載〈曜變天目——宋代極品建盞茶碗中的奇幻星空〉一文，並於文中附上照片介紹這件曜變天目，參考網站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c39920be0102xd72.html。
4. 此為陶藝家長江惣吉先生之教示。長江先生表示，露胎部分會產生這種發泡，是因為升溫至攝氏1250度時，氧化氣氛太晚切換成還原氣氛所造成的現象。
5. 山崎一雄教授稱為「失透結晶」。參見山崎一雄，〈曜變天目〉，《東洋陶瓷》，4号（1977），頁37。
6. 彭丹，〈国宝茶碗に見る日本文化の矛盾と相克〉，《日本研究》，第45集（2012.3），頁29。
7. 森達也，〈天目とは何か〉，頁82。
8. 湯谷稔編，《大明別幅並兩國勘合》，收入《日明堪合貿易史料》（東京：國書刊行會，1983），頁453。
9. 謝明良，〈宋人的陶瓷賞鑑及建盞傳世相關問題〉，《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9期（2010.9），頁67-112、270。謝明良，《陶瓷手記2——亞洲視野下的中國陶瓷文化史》（臺北：石頭出版社，2012），頁232。謝明良，〈關於曜變天目〉，《故宮文物月刊》，390期（2015.9），頁103。謝明良教授指出，天目作為明代皇帝的賞賜品成為室町將軍家的收藏，可能其後散佚，這觀點對於考察包含曜變天目在內的德川將軍家的文物來歷，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討的。另外，森達也教授亦指出，建盞名品由暹明使帶入日本的可能性，參見森達也，〈天目とは何か〉，頁82。